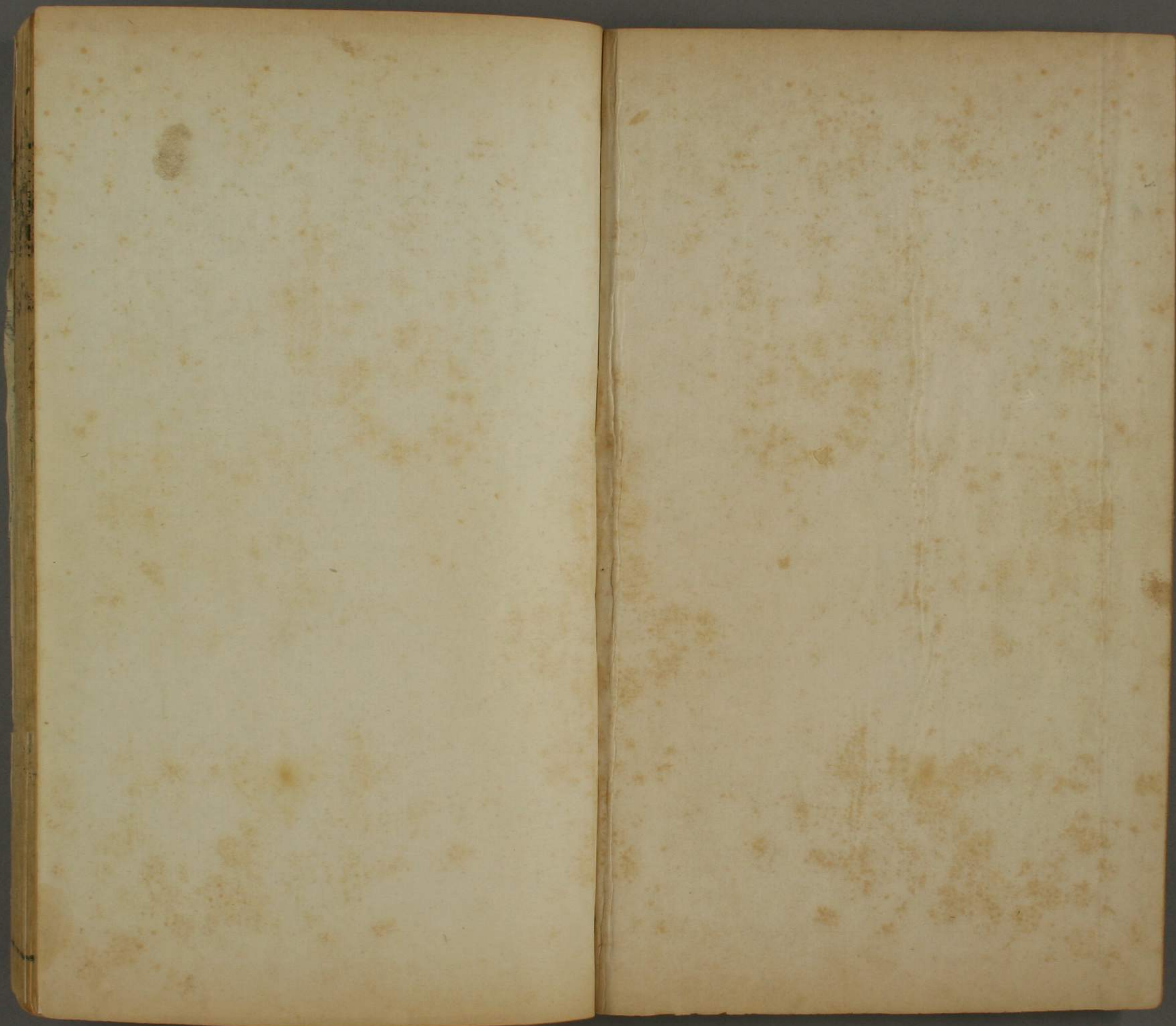


特別
~ 21
3536
16





第七十八回

曹操殺神醫華佗

却說漢中王昏倒於地衆文武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內室
送罷湯藥孔明勸曰王上少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關公
平日剛而自矜今日有此禍也王上且宜保守萬金之軀
徐徐報仇玄德曰孤與關張二弟在桃源結義時誓同生
死今雲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富貴乎若不雪恨乃負當日
之盟也言訖又哭絕於地衆官急救方醒一日哭絕三五
次衆官勸解玄德三日水漿不進但痛哭而已淚濕衣襟
斑斑成血孔明再三言曰關公沒於不幸王上念舊日之



三國志
盟理宜報仇倘若摧殘誰肯盡心竭力而報仇雪恨也玄
德曰孤已與東吳誓不同日月也孔明曰人報東吳恐王
上報仇將關公英靈獻與曹操操以王侯禮祭葬之玄德
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移禍於魏魏多人物已知
其心故勸操以厚禮葬之是令王上歸怨于吳也玄德曰
吾今提兵問罪於吳以雪吾恨孔明曰不可方今吳欲令
我兵侵魏魏亦令我兵侵吳各懷譎計乘空而圖之王上
只宜按兵不動且與關公發喪待吳魏不和乘時而伐之
可也衆官齊諫玄德方纔進膳川中大小將士盡皆掛孝
玄德親出南門祭墓號哭終日繼之以夜却說魏王在洛

陽自墓關公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操甚驚懼乃問文武
衆皆答曰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操曰吾欲
起一殿名建始殿恨無良工賈詡奏曰洛陽良工蘇越最
巧操召入令畫圖像蘇越畫成九間大殿前後廊廡操視
之曰汝畫甚合孤意恐無棟梁之材蘇越曰此去離城三
十里有一潭名躍龍潭前有一祠名躍龍祠祠傍有一株
大梨樹高十餘丈堪作建始殿之梁操大喜即令人工砍
伐鋸解不開斧砍不入次日回報操不信自領數百騎直
至躍龍祠下馬仰觀其樹亭亭如華蓋直侵雲漢並無曲
節操欲砍之鄉老數人諫曰未可此樹數百年矣常有神

人居其上下老龍伏潭中王若伐之必主禍也操大怒曰
 吾平生遊歷普天之下四十餘年上至天子下及庶人無
 不懼孤是何妖神敢逆孤意子不語怪力亂神量此一樹
 有何疑耶言訖拔所佩劍親自砍之錚然有聲血濺滿身
 再欲砍之血濺滿面左右衣襟盡赤操愕然大驚擲劍上
 馬回至宮內是夜二更操睡卧不安坐于殿中忽然怪風
 驟起風過處一人披髮仗劍渾身皂衣直至面前操急問
 之曰汝是何人其人答曰吾乃梨樹之神也汝蓋建始殿
 意欲篡逆却來伐吾神木吾故知汝數盡特來殺汝操呼
 武士安在皂衣人仗劍望操砍操大叫一聲忽然驚覺其

諸葛孔明劉玄德關雲長張翼德諸人不知此一梨樹

人。不。見。頭。腦。疼。痛。不。可。忍。也。急。傳。王。吉。遍。求。良。醫。治。療。不
 痊。眾。官。皆。憂。華。歆。入。奏。曰。皇。上。知。有。神。醫。華。陀。否。操。曰。乃
 是。江。東。醫。周。泰。者。乎。歆。曰。然。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才。歆
 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人。也。其。人。妙。手。世。之。罕。有。但。有
 患。者。或。用。藥。或。用。鍼。或。用。灸。隨。手。而。愈。若。患。五。臟。六。腑。之
 疾。藥。不。能。効。者。便。以。麻。肺。湯。飲。之。須。臾。就。如。醉。死。却。用。尖
 刀。剖。開。其。腹。以。藥。湯。洗。臟。腑。剝。肺。劍。心。其。病。人。畧。無。疼。痛
 然。後。以。藥。線。縫。其。口。敷。藥。末。或。一。月。或。二。十。日。之。間。即。平
 復。矣。其。神。効。如。此。其。陵。相。夫。人。有。孕。六。月。腹。痛。不。能。安。陀
 視。其。脉。曰。脉。中。是。男。胎。也。已。死。多。時。何。不。治。療。遂。以。藥。下

之果男胎旬日而愈一日陀行於道上見一人呻吟之聲
佗曰此乃飲食不下之病問之果然陀令取蒜薑汁三升
即飲而愈其人歸家飲之吐蛇一條長二三尺飲食即下
患者將蛇赴陀家致謝一小兒引患者視之見數條蛇懸
於壁上又有廣陵太守陳登心中煩懣面赤不能飲食陀
曰胃中有虫數升欲作内疽盖爲食腥之故陀以藥飲之
吐虫三升皆赤頭首尾動搖登問其故陀曰此乃魚腥之
毒今日雖可三年之後又發必死也後陳登果三年而死
又有一人眉間生一瘡痒不可當令陀視之陀曰内有飛
物人皆笑之陀以刀割開一黃雀飛去有一人在途被犬

咬其足指隨長一塊痛痒不可當陀曰疼者有針十箇痒
者有黑白碁子一枚人皆不信陀以刀割開果應其言此
華陀真乃扁鵲之神醫也見居金城離此不遠王上何不
召之操即差人黑夜請華陀入内操令診脉視之陀曰此
是王上風息所患之病也操曰孤平日患偏頭風不時舉
發五七日不飲食甚是疼痛汝可治之陀曰此病根在腦
裏中風涎不能出在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先飲麻
黃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此病可以除根操
大怒曰汝要殺孤耶陀曰王上曾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
臂某刮骨療毒自然無憂矣今王上小可之疾何多疑焉

操曰臂痛可刮骨。孤腦袋安可比臂也。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而與其人復仇耶。呼左右。拏下獄中拷問其情。賈詡諫曰。似此良醫。世之罕有。未可廢也。操叱之曰。天下無此鼠輩。急令追拷華陀。受刑不過。只可屈招謀殺魏王等情。獄中有一禁子。姓吳。人皆稱爲吳押獄。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華陀。陀感其恩。乃告曰。我今死於非命。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深感汝恩。無可以報我。修一書。汝可遣一人送與我家。取將青囊書來。付汝以繼吾神効也。吳押獄曰。我若得此書。棄了此役。醫治天下病人。以全先生之德也。陀即修書付吳押獄。曰。吾臨來時。將青囊書與妻藏之。

矣。吳押獄辭了華佗。直至金成。問陀妻取之。其妻將青囊

書與吳押獄回家。令藏之。旬日之後。操病越加沉重。華陀

死于獄中。吳押獄却了差役。回家問妻要書。行醫治病。妻

此婦大是妙人

曰。青囊書。吾已燒毀也。夫問其故。妻又曰。縱然學得與華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于牢中。吾故知此。所以毀之。因此青囊書。不曾傳於世。後人有詩曰。

神醫妙手最爲良。傳得仙人海上方。愚婦焚燒真可恨。後人無復見青囊。

又詩曰

姦臣曹操苦頭風。不信神醫有妙功。若信華醫將腦劈。

尚存身在洛陽宮

却說魏王自殺華陀之後病勢不退又憂吳蜀未知如何
正慮之間近臣忽奏東吳又遣使至操召人使呈書與曹
操操拆封視之書曰

臣孫權久知天命以歸皇上伏望早遣大將剿滅劉備
掃平兩川臣即率羣下納土歸降矣

操觀畢大笑出示羣臣曰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時有
侍中陳羣尚書桓階二人伏地奏曰漢室自安帝以來國
祚已衰非止今日王上功德巍巍生靈仰望故孫權在外
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王上早登大魏皇帝而即正

統復何疑焉操笑曰吾自事漢三十餘年雖有功德位至

老奸此處似有天理然亦說不得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于王于身足矣何敢更望於外乎夏侯惇諫曰天下咸知

服事殷也
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以來能除萬害為百姓所歸者
即生民之主也今王上即戎三十餘年功業著于黎庶今
天下投歸理合順民應天復何疑哉操曰施於有政是亦
為政苟天命在孤孤即為周文王矣後有詩云

奸雄曹操立功勳久欲臨朝廢漢君只恐萬年人吐罵
故言吾願學周文

司馬溫公亦曰操欲篡位久矣猶畏其名而不敢行故
言願為周文王也

操謙辭不允。司馬懿曰：「今江東孫權既稱臣而來歸附，王上可以封之，令拒劉備也。」操曰：「此理極善。」遂集文武商議封吳之事，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魏太子曹丕秉政

曹操聽司馬懿所言，與多官商議封孫權為驃騎將軍，南昌侯領荊州牧。即日遣使往東吳封權，權受爵已畢，隨遣使上箋謝恩，送于禁還都。操病轉加，是夜子時夢三馬同槽，及曉召賈詡曰：「孤昔夜夢三馬同槽，疑馬騰、馬林、馬鐵三人故將馬騰全家殺之。」北門下詳夢都是如此今夜復夢之，謝奏曰：「祿馬皆吉兆也。眾官言祿馬尚干曹皇，上何必疑焉。操因此不疑。」

三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晉根基。曹瞞空有好雄畧，豈識朝中司馬懿。

是日天晚，文武皆散。夜至三更，操覺頭目昏眩，起伏於几上，而卧忽聞殿中聲如裂帛。操驚問之，忽見伏皇后、董貴妃、二皇太子、并國舅董承等二十餘人，渾身血污，立於愁雲之內，隱隱聞索命之聲。操急拔劍望空砍之，忽然一聲响亮，震塌殿宇西南一角。近臣將操救出，別宮養病。次夜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絕。至曉，操召羣臣入曰：「孤在戎馬之中三十餘年，未嘗信怪異之事。今日如此，為何羣臣奏曰：王上當命道士設醮薦薦揚操，難曰：聖人有云，獲罪於天。」

畢竟老奸明白若今人不知作許多醜態也

無所禱也。孤天命將盡，雖日用萬金，安可救也。遂不允設。

薰。次日覺氣冲上，焦目不見物。急召夏侯商議，停至殿

門前，忽見伏皇后、董貴妃、二皇太子、國舅董承等，立在陰

雲之中。惇大驚，昏倒。左右扶出，自此得病。擗召前將軍曹

洪、侍中陳羣、中大夫賈詡、主簿司馬懿同至卧榻前，囑以

後事。操曰：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矣，羣兇皆滅，止有江東

孫權、西蜀劉備，未曾收復。孤今病危，必然難逃。今以大事

囑汝。四人孤長子曹昂、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沒於宛城。今

卞氏生四子，不彰、植、熊、孤平生所愛。第三子植為人虛華

少於誠實，嗜酒放肆，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無謀，四子

曹熊多病難保，惟長子曹丕篤厚恭謹，才智兼全，可任大

事。汝等宜輔佐之，各懷忠義之心，以圖悠久之計，勿得怠

慢。言訖，長嘆一聲，淚如雨下，氣絕而亡。壽六十六歲。時建

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下旬也。後史官有詩曰：

雄哉魏太祖，天下掃狼烟。動靜皆存智，高低善用賢。長

軀百萬衆，親註十三篇。豪傑同時起，誰人敢贈鞭。

又史官贈擬曹操行狀云：

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

皆○獲○其○用○與○敵○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決○機○乘

勝○氣○勢○盈○溢○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

今人開口便罵曹操亦曾思自家罵得曹操否世上自
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
有罵得操的人只不是開口便罵曹操者耳呵呵
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削平海內三十餘年手不
釋卷書則講武夜則思經登高必賦對景必詩深明音
樂善能騎射曾在南皮一日射雉六十三頭及造宮室
器械無不曲盡其妙是以遂成大業開創洪基也

晉平陽侯陳壽評曹操曰

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
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覽申商之法術講韓白之奇
策官方受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摠御
皇機允成洪業者為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

超世之傑矣

宋賢讚曹操功德詩曰

漢末挺生曹孟德
日蟠星斗氣凌雲
智謀超越數臣
才德惟慳萬乘君
雖秉權衡欺弱主
尚存禮義効高
當時若使無公在
未必山河喪處

唐太宗曾祭魏武祖云

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前賢又賦曹操詩曰

殺人虛墮淚對客假追歡
遇酒時時飲兵書夜夜觀
羣瑋玉輦帶劍上金鑿
歷數奸雄者誰如曹阿瞞

宋鄴郡太守晁堯臣登銅雀臺有詩嘆曰

堪嘆當時曹孟德欺君罔上忌多才
晁吾直上金鑾殿
蔓草空餘銅雀臺鄴土應難遮醜惡
漳河常是助悲哀
臨風感慨還嗟嘆向日奸雄安在哉

却說曹操身亡文武百官盡皆舉哀一面報與魏太子曹丕一面報與鄴陵侯曹彰臨淄侯曹植蕭懷悞曹熊多官不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星夜舉靈櫬赴鄴郡而來却說曹丕聞知父喪放聲痛哭眾將再三勸解方息遂率大小官員出城十里伏道迎櫬入城停於偏殿官僚掛孝拜祭哀聲大震忽一人挺身而出曰請太子哀息百官暫止何不

且議大事眾視之乃司馬孚也見為太子中庶子孚厲聲而言曰王已晏駕天下震動當早立嗣君以鎮萬國何但哭泣也群臣曰太子宜登寶位但未得天子詔命豈敢造次而行耳忽班部中又一人出曰遲已遲已丕視之乃廣陵東陽人也姓陳名矯字季弼見為兵部尚書矯曰王上已薨大子在側若等詔命而分彼此則社稷危矣遂拔劍在手指官僚怒曰敢亂吾言者割袍為例言訖一劍割下袍袖百官悚懼擁丕至殿正欲冊立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至眾皆大驚及至問之歆曰今魏王晏駕天下震動汝等久食君祿何不早立太子眾官應曰正欲立之歆曰吾

已於漢帝處索了詔命來矣衆皆踴躍稱賀歆於懷中取出詔命開讀令百官跪聽制曰

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羣兇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於宇宙朕用垂拱負展二十有餘載矣夫不憇遺一老永保予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世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輟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修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勞祇厥緒時亮

庶功以稱朕意嗚呼可不勉與建安二十五年春二月

日詔

是時華歆諂事於魏故草此詔威逼獻帝降之帝懼其勢只得聽從故下詔即封曹丕為魏王丞相冀州牧百官並不敢言其非者丕即日登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正宴會慶賀之間忽報鄢陵侯曹彰自長安領十萬大軍來到黃鬚的是可兒不比于建徒弄筆墨也丕大驚遂問羣臣曰孤黃鬚小弟平日性剛深通武藝今提兵遠來必與孤爭王位也如之奈何忽階下一人應聲出曰臣素知鄢陵侯之所行當以片言折之衆皆稱曰非大夫莫能解此禍也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曹子建七步成章

出班奏者乃河東襄陵人也。姓賈名逵，字梁道。見為諫議大夫。曹丕大喜，就命賈逵去說之。逵出城門下，迎見曹彰。彰問曰：先王璽綬安在？逵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璽綬非君侯之所有也。問某何意？彰默然無語。行至宮門前邊，逵問彰曰：君侯此來欲奔喪耶？欲爭王位耶？欲為忠孝之人耶？欲為大逆之人耶？彰曰：吾來奔喪，並無異心。逵曰：既無異心，因何提兵至此？使王上與羣臣相疑也。彰即時叱退左右將士，隻身入內拜見曹丕兄弟二人。

相抱哭罷方始成服將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不令彰回
鄢陵自守彰拜辭而去曹丕受了魏王即傳令旨改建安
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封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
為御史大夫大小官僚盡皆陞賞葬曹操于高陵謚號武
昭華歆奏曰鄢陵侯曹彰交割軍馬已赴本國去了所有
諱滔疾曹植蕭懷侯曹熊此二人坐視不來奔喪理當問
罪不從之即傳令旨差二使往二處問罪去訖忽一使回
報蕭懷侯曹熊懼罪自縊身死不令厚葬追謚蕭懷王不
一日使命回報臨淄侯曹植常與丁儀丁廙酣飲並不奔
喪臣傳王旨時植端坐不動丁儀罵曰且休胡說昔日先

王子建在時欲立下五不更主事為太子小兒被自讒臣取賊子不所阻足今王喪未及

旬日便問罪於骨肉也丁廙又曰據吾主聰明冠世下筆
成章自然有王者之大體今反不得其位汝那廟堂之臣
皆是肉眼愚夫不識聖賢與禽獸何異也植遂大怒叱武
士將臣亂棒打出丕聞之大怒即令許褚領三千虎衛軍
火速擒來褚領軍飛奔臨淄而去比及到郡先遇守關偏
將被褚立斬直入城中口傳令旨無一人敢當鋒銳運到
府堂只見曹植與丁儀丁廙等盡皆醉倒報者不能得見
褚一例縛之載於車上仍將府下大小屬官盡行解赴鄴
郡入見曹丕大怒即下令旨將丁儀丁廙等盡皆誅之

丁儀字正禮丁廙字敬禮沛郡人乃親弟兄也當時文章之士却說宣武皇后卞氏聽得生擒了曹植心驚膽顫舉止失錯急出救時已將心腹人殺了曹丕不見母出殿慌請回後宮卞氏哭謂丕曰汝弟曹植平生嗜酒醉後疎狂蓋因胃中之才故放肆也汝可念同胞共乳之情憐此一命吾至九泉亦瞑目也不曰愚兒深愛其才安肯造次廢之惟欲戒其性也母親勿憂卞氏泣淚謝之丕出偏殿不朝華歆問曰適來莫非太后勸王上勿廢子建平乎丕曰然歆曰子建懷才抱智終非池中之物也若不早除必為後患丕曰已許母矣歆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未深信王

上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即殺之若果能則貶之以絕

天下文人之口丕從之遂召子建入內子建惶恐拜伏請

罪不曰汝倚仗文才安敢無禮以家法則兄弟以國法則

就是他代人代筆亦何至于死也不然那裡死得許之君臣昔先君在日汝常恃文章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

何何也吾今令汝七步成章若果能則免一死若不能則二罪

俱罰決不輕恕也子建曰願乞題目是時殿上懸一水墨

畫畫着兩隻牛闌於土墻之下一牛墜井而亡丕指而言

曰以此畫為題詩中不許犯着二牛闌墻下一牛墜井死

字樣植行七步其詩已成詩曰

兩肉齊道行頭上帶四骨相遇由山下歛起相擔突一

敵不俱剛。一肉卧土窟，非是肉，不如盛氣不泄畢。

曹丕及羣臣皆驚，丕又曰：「此七步成章遲也。汝可應聲而作詩一首。」否子建曰：「願聞題目。」丕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為題。」子建聽畢，遂占小詩曰：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聞之，潛然淚下。其母卞氏於殿後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不慌忙離座而告曰：『國法不可廢也。然則孤於天下無所不容也。何況骨肉之親乎？於是貶子建為安鄉侯。子建拜辭上馬而去。後人有詩曰：』

論地談天口若開，噴珠噴玉絕塵埃。須知子建文章盛。

萬古傳揚七步才

又詩讚子建七步才，以免其禍云。

子建以七步才取禍，非以七步才免禍也。後人無識，每如此。
五車書記藏心腹，七步才能動鬼神。不是當時能對答，殿前骨肉化為塵。

曹丕不自即魏王之位，法令一新，威逼漢帝甚于其父。却說細作人入成都，報與漢中王王。王大驚，即與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僭稱王位，威逼漢帝甚于其父。東吳孫權拱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雪孤弟之仇。次討中原，以除羣黨之兇。言未必廖，化出班拜哭於地曰：『昨日送了關公父子之命，實劉封孟達之悞。乞討此二人罪惡可也。』玄德曰：

孤幾乎忘矣便差人召來孔明諫曰不可急召宜緩圖之急則生變矣可陞此二人爲郡守然後擒之此爲上策玄德從之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竹有彭羨與孟達甚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遣心腹人欲報孟達其人方出南門外被馬超巡視軍捉來見超審出此事即引本部士卒來見彭羨羨接入以酒待之酒至數巡超以言挑之曰昔見漢中王待公甚厚今日何薄也羨乘酒醉指而罵曰老革慌情豈是道也超又探曰某懷怨心久矣羨曰公起本部軍結連孟達爲外合某領川兵爲內應天下不足定也超曰先生言當來日再議超辭了彭羨即將人書來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玄德大怒即令捉獲彭羨入獄拷問其情羨在獄中悔之無及遂作書一封令人送與孔明孔明拆封視之書曰

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闡弱其惟土公有王霸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龍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王霸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相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遵風云激天之會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

之厚誰復過此羨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
 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
 為也况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
 苟以為首與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君之意意
 卒感激頗以被酒俛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
 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
 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
 川戮方主公其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哉孟起談之是
 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
 托足下未蹤盡心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

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是我情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
 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
 靈復何言哉實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
 愛彭羨頓首

孔明看畢撫掌大笑即入殿前啟奏漢中王玄德問曰此
 人若何孔明曰狂士也久必生禍玄德即令獄內將彭羨
 誅之羨死後有人報與孟達達大驚舉止失錯忽使命至
 調劉封回守綿竹去訖孟達慌請上庸都尉申耽申儀弟
 兄二人商議耽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也
 達大喜未知此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漢中王怒殺劉封

却說孟達問申耽曰將軍當用何策以避其禍耽曰吾弟兄亦欲投魏立心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不必重用續後吾二人亦去降也達猛然省悟即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劉封聽知急追不止自回守上庸使命持表回成都來奏漢中王呈上表章細言孟達投魏之事玄德大怒覽其表曰

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在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與英俊鱗集臣內

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勲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感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已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

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臣不勝惶恐之至。

玄德看畢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送與孔明曰。汝即起兵擒此國賊來。孔明曰。不可。但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若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入見劉封。封受命奮然率兵來擒孟達。不說孟達入鄴降魏。却說曹丕聚文武議事。忽近臣奏曰。蜀孟達來降。丕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爲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歸降。別無他意。曹丕尚未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來取襄陽。單搦孟達。斫殺丕曰。汝旣是真心。便可去襄陽取劉

封首級前來。孤方准信。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來降也。丕大喜。遂加孟達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原來夏侯尚徐晃預先在此。一同收取上庸諸郡。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禮畢。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達即修書一封。遣舌辨之士賁赴蜀寨。入見劉封。封拆開書視之。書曰。

達致書於副將軍麾下。伏聞古之人有言。疎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種曰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

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仇，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相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與之言，必爲太伯，衛伋，德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霸，重耳踰垣，足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風達，僕察漢中王慮定于內，疑生于外矣。慮定

則心固，疑生則心懼。禍亂之興，作未嘗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于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開，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遂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爲大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背親也。甘面而事君，以正紀綱，不爲棄舊也。怒不置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今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

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
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
鄧若二敵不平君無還期足下因宜此時早定良計易
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矣足下勉之毋使狐突閉
門不出宜早決焉達再拜年月日書

劉封的是孝子忠臣

劉封看畢大怒曰此賊悞吾叔姪之義又間吾父子之親
使吾為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了書斬其使次日引軍前
來搦戰孟達知得扯書斬使勃然大怒亦領兵出迎兩陣
對圓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敢陣前
使間諜之計也孟達亦罵曰汝死已臨頭上還自執迷不

省與禽獸何異耶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
達大敗而走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處伏兵盡起
左邊一軍衝出為首大將乃夏侯尚右邊一軍衝出為首
大將乃徐晃也三軍夾攻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
後魏兵不分星夜趕來及至劉封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
射下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封大怒欲要攻
城背後夏侯尚孟達兩軍殺來封立脚不住只得奔房陵
而來見城上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颺城後一
彪軍出旗上書右將軍徐晃封抵敵不任忡望西川而走
晃乘勢追殺劉封部下只落百餘騎到了成都入見漢中

王哭拜於地細奏其事玄德備不遇以惡以報謀殺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敢見吾也可殺矣更可則矣不獲不則身無以報來與水之憤也封對曰叔父之難非逆兒不救乃孟達之阻也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之人安可聽讒賊所阻也封泣而告曰一時被伊以利害說之致獲大罪玄德猶豫未決忽孔明入玄德問曰辱子如此何法治之孔明附耳低言曰此子極其剛強今不除之後必生禍於子孫也玄德遂令左右推出斬之又問隨封將士眾皆將孟達說封之事及劉封扯書斬使之事一一奏稱又將扯毀的書信呈與玄德玄德看畢急回心曰吾兒雖然剛強有此忠義之心也凜然可愛便叫留人之時却早斬已獻首

階下玄德慟哭曰孤一時造次廢股肱矣孔明曰欲嗣王久遠之計殺之何足惜也作事業者豈可生兒女之情耶玄德曰縱使他日殺孤之子孤不忍今日廢忠義之人也文武聞之無不下淚武士奏曰劉封臨刑但云悔不聽孟子度之言果有此危矣玄德泣曰孤兒至九泉之下必痛恨於孤矣漢中王思想關公更惜劉封致染成病不能興兵報仇雪恨時建安二十五年改延康元年夏六月也却說魏王曹丕自卽王位將文武官僚盡皆陞賞遂統甲兵三十萬南巡沛國譙縣大饗先坐鄉中父老揚塵遮道奉觴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意是歲七月內聞大將軍夏侯

停病危不即還鄴郡時停已卒丕掛孝送殯於東門外以厚禮葬之八月間報稱石邑縣鳳凰來儀臨淄城麒麟出現黃龍現於鄴郡此鳳此麟此龍胡來哉丕手下百官商議曰今上天垂象乃魏當代漢也可安排受禪之禮令漢帝將天下讓與魏王時有侍中劉廙字恭嗣乃南陽安衆人也侍中辛毗字佐治乃潁州陽翟人也侍中劉曄字子暘乃淮南城德人也尚書令桓階字伯緒乃長沙臨湘人也尚書令陳矯字季弼乃廣陵東陽人也尚書令陳羣字長文乃潁州許昌人也這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皆來見太尉賈詡相國華歆御史大夫王朗共言此事賈詡笑曰公等所見正合吾機

當日華歆同賈詡王朗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引文武多官直入內殿來奏漢獻帝禪位於魏王曹丕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諸葛亮真狗彘也真奴才也真千萬世之罪人也彼何嘗為蜀渠若真心為蜀自不勸殺劉封矣即其勸殺劉封乃知借手剪蜀爪牙實陰有所圖也蠢哉玄德何足以知此

劉封忠義玄德不知而殺之罪猶可原孔明知而殺之罪不容誅矣更將言語文飾真是小人之過也必

文

第八十回

廢獻帝曹丕篡漢

却說華歆引文武來見獻帝歆奏曰伏覩魏王自登位以來布德四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雖唐虞無以過此羣臣會議言漢祚已終望陛下效堯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禪與魏王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則陛下安閒無憂矣祖宗幸甚生靈幸甚臣等議定故來奏知帝大驚半晌無言覩百官而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劍平秦滅楚而創天下世統相傳四百年矣朕雖不才又無過惡安忍將祖宗大業等閒棄了汝百官再從公計議華歆引李伏許芝近前奏曰陛下

下若不信可問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即位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黃龍出現嘉禾瑞草甘露下降此是上天垂象魏當代漢也許芝又奏曰臣等職掌司天夜觀乾象見炎漢氣數已終陛下帝星隱匿不明魏國乾象極天際地言之難盡更兼上應圖讖其讖曰鬼在邊委相連當代漢無可言言在東午在西兩日並光上下移以此論之陛下可早禪位鬼在邊委相連乃魏字也言在東午在西乃許字也兩日並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願陛下察之帝曰祥瑞圖讖皆虛謬之事奈何以虛謬之事而捨萬世不朽之基業乎華歆又曰陛下差矣

昔日三皇五帝以德相讓無德讓有德三皇以後各傳子

孫帝卑汚至此真非人類也

孫至於桀紂無道天下伐之春秋強霸各相吞併有福者君之後併入秦方歸於漢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非陛下祖公公傳繼天下宜早退之不可久疑遲則生變矣王朗又奏曰自古以來有興必有廢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安有不敗之家陛下漢朝相傳四百餘年氣運已極不可自執而惹禍也帝大哭入後殿而去百官哂笑而退次日官僚又集於大殿令宦官入請獻帝帝怯懼不敢出曹皇后曰今百官請陛下設朝問政何相推也帝泣曰汝見欲篡漢室故令百官相逼朕故不

出曹皇后大怒曰汝言吾兄為篡國之賊汝高祖只是豐
沛一嗜酒匹夫無籍小輩尚且倚強奪劫秦朝天下吾父
掃清海內吾兄累有大功有何不可為帝汝即位三十餘
年若不得吾父兄汝為塗粉矣言訖便要上車出殿帝大
驚慌獻帝不遠更衣出前殿華歆出班奏曰陛下依臣之言免遭大
禍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間多有漢朝功臣子
孫何無一人與朕分憂也歆曰陛下之意不以天下禪於
魏旦夕蕭牆有禍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帝曰誰敢以弑
朕耶歆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海人
亂若非魏王在朝弑陛下者塞滿公庭矣陛下尚不知思

以報其德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也帝曰昔日桀紂無
道殘暴牛靈故惹天下人伐之朕自即位以來三十餘年
兢兢業業未嘗敢行半點非禮之事天下之人誰忍伐之
歆大怒厲聲而言曰陛下無德無福而居大位甚於殘暴
之君也帝大驚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視華歆歆縱步向前
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從與不從早發一言帝
戰慄不能答忽然曹洪曹休二人帶劍上殿厲聲問曰符
寶郎安在班部中一人出曰符寶郎在此洪拔劍索要玉
璽符寶郎祖弼叱之曰玉璽乃天子之寶安得擅與哉洪
喝令武士提出斬之祖弼大罵不絕口而死靜軒先生有

詩嘆曰

姦尤專權漢室亡許稱禪位效虞唐滿朝百辟皆尊魏
僅見忠臣符璽郎

帝顛慄不已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皆是魏兵帝
乃流涕出血嘆曰祖宗天下何期今日廢之朕死於九泉
之下有何面目見先帝乎泣告羣臣曰朕願將天下禪於
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賈詡曰臣等安敢負陛下也陛
下可急降詔以安眾心帝哭聲不絕乃令桓楷陳羣章禪
國之詔令華歆齎捧詔璽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於是
曹丕欣然喜開讀詔曰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
存然今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
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蹟今王久光耀明德以應
其期是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
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義而慕
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與丞相魏王無得辭焉

賈丕聽畢便欲受之司馬懿諫曰王上不可輕也雖然詔
璽已至可上表謙辭以絕天下人之謗也不遂從之急令
王朗作表齎回印綬虛辭謙讓王朗等入內奏帝其表曰
臣不謹奉受詔伏惟陛下以垂世之詔禪無功之臣使

臣聞知肝膽摧裂不知所措切以堯讓大位於賢巢由
避跡後世稱之臣才鮮德薄安敢奉命請於盛世別求
大賢以禮讓之庶免萬年之議論也臣不謹納還璽綬
待死闕下不勝惶懼戰慄之至奉表以聞

漢帝可埋華歆可鑿
獻帝覽畢甚是驚愕疑曰顧羣臣曰魏王謙遜如之奈何華

歆奏曰陛下欲效唐堯乎帝曰何謂也歆曰昔唐堯有二
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為禪位於舜舜堅辭不受遂以二
女妻之後世稱為大聖之德陛下亦有二公主何不效唐
堯以妻魏王乎帝不得已遂復令桓楷草詔令高廟使張
音持節奉璽并載二公主逕入魏王宮曹丕開讀詔曰

惟延康元年十月己酉皇帝詔曰咨爾魏王上事兼謙

朕切為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幸賴武王操德膺符運奮

揚神武芟夷兇暴清定區夏今王丕續承前緒至德光

昭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天之曆數實在爾躬昔虞

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

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

明命肇降二女以嬪于魏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

皇帝璽綬永為人君萬國敬仰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

終敬之哉

張音持節至曹丕欣喜暗與賈詡曰雖一次有詔孤但恐

天下不能除篡逆之名也。謂曰：此事極易，可再命張音賁回璽綬，却教華歆令漢帝築一臺，名受禪臺。擇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四夷八方之人，盡到臺下。令天子親奉璽綬，禪天下與王，可以絕智者之口也。王大喜，即令張音捧回璽綬，仍作表謙辭。音回奏獻帝，帝問羣臣曰：魏王無意，卿等若何？華歆奏曰：陛下可築一臺，名曰受禪臺。集公卿庶民明白禪位，則陛下子孫孫必蒙魏恩矣。漢帝從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築起三層高臺。擇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當時獻帝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御林虎賁禁軍三十餘萬，并匈奴單于化外之人，帝親捧玉璽奉曹丕，丕不受之。臺下羣臣跪聽，冊曰：

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於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羣兇恣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義，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順，大禮饗萬國，以肅承天命。

讀冊已畢。魏王曹丕即受八般大禮。登了帝位。賈詡引大
小官僚朝於臺下。改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國號大魏。丕
傳聖旨。普赦天下罪犯。謚父曹操爲太祖。武德皇帝華歆
奏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既已交割天下。可令劉氏安置
何地。言訖。扶獻帝跪於臺下。聽旨。賈詡奏曰。可以封爲公
卿。即日便行。丕遂封帝爲山陽公。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而
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禮。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
爲山陽公。今日便行。非宜。召不許入朝。獻帝含淚拜謝。上
馬而去。臺下軍民。夷狄大小人等。見之傷感不已。丕與羣
臣曰。舜禹之事。朕知之矣。羣臣皆呼萬歲三聲。後人觀此

受禪臺有詩嘆曰。

鳶鴟攫鼠腥。狐臊鬼吹野。火燒蓬蒿。此臺名禪。人不禪。
斯地雖高。道不高。黃土一堆。真可耻。虛在巍巍。半空裏。
壞却唐虞。揖讓風。亂臣賊子從此起。

又詩曰。

兩漢經營四百年。小平津畔獨潛然。黃初不解唐虞意。
果。然。爲。晉。宜。作。一。樣。子。
築土成臺教晉宜。

又宋賢有詩曰。

壘土曾營受禪臺。欺凌漢帝若嬰孩。誰知天意無私曲。
不久依然換主來。

又諷刺曹丕詩曰

曹丕強霸奪乾坤積惡遭殃及子孫受禪高臺猶自濕
誰知司馬又稱尊

又詩曰

當年曹氏強吞劉自爲兒孫樂萬秋受禪層臺司馬上
山陽還得似陳留

漢獻帝幸山陽而去百官請曹丕答謝天地丕方下拜忽
然臺前捲起一陣怪風飛砂走石急如驟雨對面不見臺
上火燭盡皆吹滅丕驚倒於臺上百官急來救之未知性
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漢中王成都稱帝

却說文武救得曹丕下臺半晌方醒侍臣扶入宮中數日
不能設朝後病稍可將華歆封爲司徒王朗封爲司空大
小官僚一一陞賞其驚疾未痊却排車駕自許昌幸於洛
陽大建宮室早有人到了成都說曹丕弑了漢帝自立爲
大魏皇帝於洛陽蓋造宮殿調練人馬漢中王聞知大驚
水食少進每日痛哭令百官掛孝遙望許昌哭而祭之謚
曰孝愍皇帝玄德因此憂慮致染成疾不能理事政務皆
托與孔明次年辛丑春三月有襄陽人姓張名嘉乃襄江
漁翁也嘉夜間捕魚忽見水底起一道紅光上冲碧漢嘉

三國志
舉網捕之乃得一玉璽只見金光燦爛瑞氣盤旋上篆八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嘉大喜素知漢中王仁德布於天下遂密入成都到孔明府獻之孔明欣然而喜重賞張嘉即請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等大小公卿商議譙周曰近有祥風慶雲從空中旋下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冲霄而起帝星見於畢胃昴之分煌煌如月此所應漢中王當即帝位以繼漢統今得玉璽乃天賜也更復何疑焉於是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來請漢中王即位上表曰臣亮等言近者曹丕篡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

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聞黃龍現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現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登帝位也近有襄陽張嘉特送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現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日有赤烏白魚之瑞臧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應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

咸悉俱至。伏為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中。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德積。愛人好士。是以四海歸心。焉考省靈圖。啟發緯繹。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繼一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

漢中王覽畢。大驚曰。卿等欲陷孤為不忠不孝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豎子。尚且自立。何況王上。乃漢室之苗裔乎。漢中王勃然變色曰。孤豈效逆賊之所為。耶拂袖而起。入於後宮。眾官皆散。三日後。孔明又引多官入朝。漢中王出眾皆拜伏於前。許靖奏曰。今漢天子已被曹丕所弑。王上不即帝位。而與師討逆。是不忠不孝也。今兩川之民

皆欲王上為君。與漢帝雪恨。今若不行。是失民望矣。願王

上祭之。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實乃涿郡一村夫。於

普天之下。率土之濱。並不曾有半分德澤。以布萬民。今立為帝。是篡弑也。孤願寧死不為不忠不孝之人。卿等勿令

孤受萬載之罵名。孔明苦諫數次。漢中王堅執不從。孔明設計與多官曰。如此如此。孔明托病不出。漢中王聞知。孔

明病篤。親到府中。直入臥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疾。孔明答曰。憂心如焚。命不久矣。漢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也。連問

數次。孔明托病重。瞑目不答。漢中王再三請問。孔明喟然嘆曰。臣自出茅廬之中。得遇主公。相隨至今。言聽計從。今

王公有兩川之地不負臣夙昔之言也今主上所有文武
官僚數百餘員皆欲主上爲君共圖爵祿光顯祖宗不想
王公堅執不肯多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若文武皆
散吳魏來攻兩川休也臣安得不憂乎漢中王曰吾非推
阻恐天下人議論也孔明曰古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事不成今主公名正言順有何不可豈不聞天與
弗取反受其咎漢中王曰待軍師病可行之未遲孔明將
屏風一擊外面文武皆入拜伏於地曰王上旣允便請擇
日以受大禮漢中王視之乃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
青衣侯尚舉陽泉侯劉豹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
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太常卿賴忠光祿卿黃權
祭酒何曾學士尹默司業譙周大司馬殷純偏將軍張裔
少府王謀昭文博士伊籍從事鄭泰宓漢中王曰陷孤受
萬代之罵名皆卿等也孔明奮然而起曰大事旣定便可
築臺卽時送漢中王還宮孔明便差博士許慈諫議郎孟
光掌禮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南大禮旣畢多官整仗鑾駕
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譙周在壇上高聲朗讀祭文曰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朔越二十日丁巳皇帝備
致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曆數無
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

操阻兵殘忍戮殺主后滔天滅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下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躬行天罰備雖無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室將洩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僚登壇以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綬四海

漢中王受了玉璽捧於壇上四面讓之曰備無才德請於有才德者受之孔明奏曰王上平定四海功德昭于天下况是大漢宗派宜卽正位更已祭告天神復何讓焉於是文武多官皆呼萬歲拜舞禮畢改元章武元年國號大蜀立吳氏爲皇后長子劉禪爲太子次子劉永爲魯王三子劉理爲梁王封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大小官僚一畀拜畢列爲兩班先主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弟關公被東吳孫權所害此仇誓不共天地同日月也今朕已卽帝位皆賴卿等扶持若不與關公報仇是負當時之盟也今朕起傾國之兵剪伐東吳生擒逆賊以祭關公方雪此恨是朕之願也言未畢班內一人奮然而出伏於階下諫曰不可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

趙子龍也。未知所諫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起自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歲至建安二十五年庚子歲止首尾二年事實

總評

山陽受禪。分明扮戲。然皆操之遺奸也。操之奸雄至此極矣。豈知特爲陳留作一草稿。草稿方完。騰真者隨至矣。嗚呼。奸雄亦何益于事哉。信乎奸雄之外復有奸雄也。做小人在却做了小人也。亦何益于事哉。曹家戲文方完。劉家戲子又上場矣。真可發一大笑也。雖然自開闢以來。那一處不是戲場。那一處不是戲子。那一事不是戲文。併我今日批評三國志。亦是戲文內一齣也。呵呵。曹操諸葛亮心腹一般。做手兩樣。似諸葛亮較勝一籌耳。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傳

第八十回

十三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

第八十一回

范疆張達刺張飛

却說先主欲起兵東征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比孫權也
宜先滅其魏則吳自服矣今曹丕謀篡漢帝神人共怒陛
下可早圖關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累
糧策馬以迎王師也若捨魏以伐吳兵勢一交豈能解焉
願陛下察之先主曰孫權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
璋馬忠皆有切齒之讐恨欲食其肉而滅其族方遂朕之
願也卿何阻耶雲又曰天下者重也寬讐者輕也乞陛下

詳之先主答曰朕不與弟報讐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
朕意已決卿弗復言遂不聽趙雲之諫且發使往五谿蠻
夷五谿今屬湖廣武陵郡各借番兵五萬共相策應一面差使往閩
中遷張飛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侯兼閩州牧
使命拜辭賞詔而去却說張飛自守閩中聞知關公被東
吳所害且夕號泣血濕衣襟諸將以酒解之飛若醉怒氣
愈加帳上帳下但有犯者即以鞭撻之多有鞭死者每醉
望南切齒睜目怨恨甚急酒醉醒時放聲痛哭悲傷不已
忽聞使至慌忙接入開詔讀之詔曰

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

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
不甘味整軍詰誓將行天討以君忠毅倖縱召虎名宜
遐邇故特顯命高埔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
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
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章武元年五月日詔
張飛受爵望北拜畢以酒待使飛曰吾兄之讐重如山嶽
廟堂之臣何不早奏興兵使答曰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
吳者飛怒曰是何言也昔日吾在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
死今不幸關公半途而逝吾安得獨享富貴耶吾當面見
天子願為前部先鋒掛孝伐吳生擒逆賊祭祀關公表其

前盟吾之願稱也言訖就同使命望成都而來却說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克日興師于是公卿來丞相府下同入見孔明日今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伍非所以重社稷也丞相秉鈞衡之職當以諫之孔明日吾苦諫數次不聽今日汝等隨吾入教場諫之于是孔明引百官來奏先主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陛下稟上乘之資傳祖宗之統初登寶位不思以德服人爲一時之忿自統大軍歷山川之險江河之危親冒矢石非所以重宗廟也陛下若堅意復讐可命一上將統軍伐之不亦可乎先主見孔明苦諫心中稍回乃曰朕且罷兵別圖良策鑾駕將起忽報張飛到來先主急請見之免具朝服飛至演武廳拜伏于地抱先主足而哭先主撫飛背亦哭飛曰陛下今日爲君早忘了桃園之誓二兄之讐如何不報先主曰多官諫阻未敢輕舉飛曰他人皆樂富貴豈知昔日之盟也若陛下不去臣捨一丈之軀與二兄報讐若不能報時臣捨死不見陛下也先主曰朕與兄弟同往飛曰昔日之盟誓同生死天下皆知陛下休教人耻笑也先主曰卿提本部兵自閬州而出朕統精兵會于江州共伐東吳以雪其恨飛曰安敢有悞片時也先主曰朕素知卿酒後恃勇鞭撻士卒此爲禍之道也今後務宜寬容不可如前飛拜辭而去

次日先主整兵要行學士秦宓出班奏曰陛下此行固爲
關公報讐臣切惟不可陛下捨萬乘之軀而成小義古人
所不取也且關公輕賢傲士剛而自矜以致喪命非天亡
之也願陛下思之先主曰關公與朕猶一體也大義尚在
豈可忘耶宓伏地不起曰陛下不從必有大敗但可惜新
創之業又屬他人矣先主大怒曰朕欲興兵爾何出此不
利之言叱武士推出斬之宓面不改色回顧先主而笑曰
臣死無恨免見川民之塗炭也文武官僚皆出奏曰宓乃
良臣願聖上仁慈先主曰暫且囚下待朕報讐回時斬之
却說孔明聞知卽上表諫之以救秦宓表曰

臣亮等切以吳賊逞鄭武之心致荆州覆亡之禍損將
星于牛斗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將興問罪之師廊
廟同謀悉起發忿之議皆以爲遷漢鼎者罪由曹賊隔
劉祚者過非孫權蓋謂魏賊若梟除則吳寇自然賓服
願陛下納秦宓金石之言抑下莊刺虎之勇以養士卒
之力別作良圖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先主看畢擲表于地曰朕意已決再諫者揮劍爲令遂命
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兩川驃騎將軍馬超并弟馬岱助
鎮北將軍魏延共守漢中以當魏兵虎威將軍趙雲爲後
應兼督糧草黃權程畿爲參謀馬良陳震掌理文書黃忠

爲前部先鋒。馮習、張南爲副將，傅彤、張翼爲中軍護尉。趙融、廖淳爲合後川將，數百員分爲門部。并五谿蠻夷等處兵共七十五萬。前後調遣，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上旬出師。却說張飛回到閬中，令軍士盡執白旗掛孝，伐吳與二兄報讐。竟日興兵，忽帳下兩員末將乃范疆、張達也。入帳告曰：「所有戰船白旗白袍，一時無措，須寬限方可。」飛大怒曰：「吾要報讐，恨不得明日就到逆賊之境，汝安敢違吾將令？」叱武士縛於樹上，各鞭背四十，以手指之曰：「來日俱要完備。若違了吾令，卽殺汝二人，以示衆軍。」二人胸膛震破，滿口出血，回到船中商議。范疆曰：「今日受了刑責，着我等如

何辦得？」

觀此人當成暴戒酒

若火倘來日不完，你我皆被殺矣。」張達

曰：「比如他殺我不如我殺他。」疆曰：「爭奈不得近前。」達曰：「我兩箇若不當死，則他醉于床，上若當死，則他不醉。」二人議畢，令人探之。當日飛在帳中神思昏亂，動止非常。乃問部曲諸將曰：「吾今心驚肉顫，坐臥不安，如之何也？」部曲答曰：「此是君侯思念關公，以致如此。」飛令人將酒來與部曲同飲，不覺大醉，卧于帳中。范疆、張二賊探知消息，各藏短刀。夜至初更，密入帳中，詐言有人欲稟機密重事。直至床前，飛鼻息如雷，二賊下手將飛殺之，藏其首級而出。便下船來，引數十人投東吳去了。飛亡年五十五歲。後人有廟讚詩：

曰

豹頭環眼大燕項虎髯長坂橋頭斷曹公鐵馬還英
 雄過孟起恩義釋嚴顏西蜀人欽仰功名重劍關
 安喜曾聞鞭督郵黃巾掃盡動諸侯虎牢關下人欽仰
 長坂坡中水逆流義釋嚴顏安蜀境武欺張郃震中州
 將軍更緩須臾死吳魏山河總屬劉
 瞋目橫矛叱魏兵解令先主得全身不知肘腋能生變
 設說英雄敵萬人
 予觀漢末張車騎鎗馬端能敵萬夫益為平生鞭士卒
 致令小輩害身軀
 又評關公翼德曰

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効曹公飛義

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史筆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

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又讚曰

關張赴赴出身佳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
 飛電發濟于艱難贊王洪業倖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
 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却說軍中聽知范疆張達害了張飛起兵追之不及部將
 吳班先發喪章奏知天子然後令長子張苞具棺槨盛貯
 令弟張紹守關中苞自來報先主却說先主于章武元年
 七月丙寅日出師大小官僚皆隨孔明送十里方回是夜

先主心驚肉顫寢臥不安出帳仰觀天文見西北一星其
大如斗忽然墜地先主大疑連夜令人求問孔明孔明回
奏曰合損一上將三日之內必有驚報先主因此按兵不
動忽侍臣奏曰聞中張車騎部將都督吳班差人賁喪表
至先主頓足曰噫朕弟喪矣及至覽畢果然如此先主放
聲痛哭遙望祭之次日人報一隊軍馬撮風而至先主出
營觀之良久見一員小將白袍銀鎧滾鞍下馬伏地而哭
乃張苞也苞曰范疆張達殺了臣父將首級投吳去矣先
主哀痛至甚飲食少用群臣苦諫曰陛下欲與關公報讐
何自摧殘龍體先主方纔進膳遂與張苞曰卿與吳班敢
引本部軍作先鋒與卿父報讐否苞曰爲父爲國萬死不
辭先主正欲遣苞起兵又報一彪軍皆穿素縞風擁而至
先主驚疑遂令侍臣看之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劉先主興兵伐吳

却說侍臣引一小將軍白袍銀鎧入營伏地而哭先主視
之乃關公次子關興也先主見了關興想起關公放聲大
哭眾官奏曰龍淚落地亢旱三年陛下以社稷爲重不可
自棄先主曰朕想布衣之中與關張結義之時誓同生死
今朕已爲天子欲與二弟共享富貴不幸俱亡死于非命
眼前見此二姪心雖鐵石安能止痛淚乎言訖又哭昏絕

數次衆官曰：「小將軍且退容聖上將息龍體。」侍臣奏曰：「陛下年過六旬，若太憂愁，恐無所益。」先主曰：「二弟俱亡，朕獨在世，乃負當日之盟也。」言訖，以頭頓地而哭。多官商議曰：「今天子如此煩惱，以何解勸？」馬良曰：「今主上初登寶位，見統七十餘萬大軍，征進江南，終日爲閑張號哭，其兆不利。」陳震曰：「吾聞成都青城山西有一隱者，姓李名意，世人傳說此老乃漢文帝時人也。至今三百餘歲，上通天文，下察地利，中知人之生死吉凶，乃當世之神仙也。何不奏知天子，可用厚幣安車，祈迎此老試問吉凶，勝如吾等之見也。」衆官皆曰：「此言極善。」遂入奏先主，具言李意之事。先主

從之，卽遣使命賁詔，就令陳震同去。震星夜到了本處，令鄉人引入山谷深處，遙望仙庄清雲隱隱，瑞氣非凡。忽見一小童來迎曰：「來者莫非陳季起乎？」震大驚曰：「仙童安知吾姓字耶？」童子曰：「吾師昨者有言，今日必有大蜀皇帝詔命至，使者必陳季起。」震曰：「人言真神仙也，信不誣矣。」震愈加敬奉，拜伏于庄外。李意請入，震曰：「天子急欲見仙翁，一面。」李意推老不行，震曰：「若仙翁不去，則某亦無歸路矣。」再三哀請，李意方行。震先令使臣飛報入營，先主卽引百官出營五里迎之。見李意鶴髮童顏，碧眼方瞳，灼灼有光，身如古栢之狀。先主請入營中，禮畢，李意曰：「老夫乃荒山村

史無學無識何勞主上敬焉先主曰朕起身與關張結生死之交共領戎馬三十餘年矣衆皆以朕爲中山靖王之後遂立爲帝今者二弟被害讐在東吳故統大軍會合蠻夷諸酋長一同伐吳未見吉凶久聞仙翁通曉興廢休咎之因特請至此望仙翁一決李意曰此乃天數非老夫所知也先主再三求問意乃索紙筆先主親奉之意乃盡兵馬器械四十餘張畫畢便以手一扯碎又畫一大人仰臥于地上傍邊一人掘土埋之上寫一大白字遂稽首而去先主大不喜言曰此狂士也何必信之即以火焚之使催前進張苞入奏曰吳班軍馬已至小臣乞爲先鋒先主

乃莊其志取印與張苞苞方欲掛印又一少年將奮然而出曰留下印與我偏你有報讐之心我便無報讐之志耶先主視之乃關公次子關興也興拜泣曰臣父兄已被東吳所害臣願捨無用之軀上報父兄之讐下雪自己之耻望陛下乞賜先鋒之職苞曰我父讐人見在東吳如何不擒之我已奉詔命矣興曰你有什么能敢當此任苞曰我自幼習學武業箭無空發先主曰朕正要觀賢姪設施以定優劣苞令軍于二百步之外立一面旗旗上有紅心苞拈弓取箭連射三箭皆中紅心衆皆稱善興挽弓在手曰射中紅心何足爲奇正言間忽值頭上一行鴈過興指之曰

三國志
吾射這飛鴈第三隻言訖那隻鴈應弦而落文武官僚齊
聲喝采苞大怒飛身上馬手挺父所使丈八點鋼矛馬上
大叫曰你敢與我比試武藝否興亦上馬綽家傳大砍刀
縱馬而出曰偏你能使鎗吾豈不能使刀二將方欲交鋒
先主喝曰二子休得無禮來聽約束興苞二人慌忙下馬
各棄兵器拜伏請罪先主曰朕自涿郡與卿等父親結異
姓之交甚如骨肉未嘗有半點差錯今日你二人乃昆仲
之分當念父喪凶吉相救患難扶持庶不負其親情也何
故因一言之忿自家相併乃失其大義也父喪未遠而猶
如此何況日後乎苞興二人悔罪再拜先主問曰卿二人

誰年長苞曰臣長興興一歲先主命興拜苞爲兄二人就
帳上折箭爲誓永相救護先主下詔曰吳班爲先鋒朕自
爲收後令張苞興領三千精銳兵護駕傳令已畢水陸
並進船騎雙行軍勢浩蕩縱橫殺奔吳國而來却說范疆
張達二賊將張飛首級投獻吳侯細告前事孫權聽罷收
了二人乃與百官曰今劉玄德卽了帝位統精兵七十餘
萬御駕親征勢若泰山如之奈何百官盡皆失色面面相
看並不敢言諸葛瑾出曰某食君侯之祿久矣無可報効
願捨殘生去見蜀玉以利害說之使兩國相和同發兵去
問曹丕之罪令江南之民免遭塗炭也權大喜卽遣諸葛

謹爲使來說先主罷兵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李○意○者○乃○孔○明○所○藏○之○人○不○過○是○留○侯○四○皓○噍○餘○耳○
今○又○爲○之○不○大○慙○乎○可○笑○可○笑○
張○苞○關○興○都○有○父○風○可○喜○可○賀○只○是○劉○禪○難○爲○兄○耳

第八十二回

吳臣趙咨說曹丕

章武元年秋八月先主起大軍至夔關夔關今屬四川夔州府駕屯

白帝城白帝城山名在夔州府對江前隊軍馬已出川口近臣奏曰吳

使諸葛瑾至先主傳旨教休放入黃權奏曰瑾弟在蜀爲相必有事而來陛下何故絕之當召入看其言可從則從之如不可則違之就借彼口說與孫權令知問罪有名也先主從之召瑾入城瑾拜伏于地先主問曰子瑜遠來必有一事故也瑾曰臣弟久事陛下臣故托弟不避斧鉞之誅特來奏荆州之事也近者關公居于江北吳侯數次求親

不得更兼呂蒙與關公不睦累被關公辱罵因此吳侯積怨一也後關公取襄陽曹操再三以天子為由遣使吳侯

命將令襲荆州吳侯深不肯許呂蒙朦朧啟于吳侯却擅

自興兵玄德為關張而不念孫夫人精義是為假兄弟而失真誤成大事吳侯因呂蒙讒言害關公悔之不及此乃

呂蒙之過非吳侯之事也今呂蒙已死冤讐已息孫夫人

久慕陛下恨不得見面今吳侯令臣為使願交割荆州仍

還其降將送歸夫人永結盟好共滅曹丕以正篡逆之罪

未審聖意若何先主怒曰被害了關公是廢朕之股肱也

今日敢以巧言令色而來說乎瑾曰臣請以輕重大小之

事與陛下論之陛下乃漢朝皇叔今漢帝已被曹丕篡逆

却不報之而為異姓之親亦自說得有理自率大軍涉山川之險來決雌

雄是捨大義而就小義也中原乃海內之地兩都皆大漢

創業之方陛下不取而但爭荆州是棄重而取輕也天下

皆知陛下即位必興漢室恢復山河今却為一將之忿而

屈萬乘之君是失其較量也陛下祭之先主大怒曰殺吾

弟之讐不共天地同日月也若要朕罷兵除死方休不看

丞相之面先斬汝首今且容忍放回汝去與孫權說知洗

頸就戮朕削平江南方雪萬分之一也諸葛瑾見先主說

自回江南却說張昭入見孫權曰諸葛子瑜知蜀兵勢大

故假以講和為辭欲背吳入蜀此去必不回矣權曰孤與

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子瑜不負于孤孤不負于子瑜也
 昔日子瑜在柴桑時孔明來吳孤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
 產何不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玄德義無二心弟必不肯留
 吳猶瑾之不往其言足貫神明豈肯今日降蜀也孤見子
 瑜可與深交張昭張昭惶恐非外言可聞也正言間忽報諸葛瑾回權曰
 孤言若何張昭等滿面羞慚瑾見孫權言先主不肯通和
 之意權大驚曰若如此則江南危矣言未畢階下一人進
 曰某有一計可解此危權視之乃中大夫趙咨也權曰德
 度有何良策咨曰主公可作一表某願為使赴許都去見
 魏帝曹丕陳說利害使襲漢中則蜀兵自然回矣權聞此

計最善卿此去休失了東吳氣象咨曰若有些小所失即
 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而見江南之人物乎權大喜即寫表
 稱臣并送還于禁等令趙咨為使星夜到了許都先見太
 尉賈詡等并大小官僚次日早朝賈詡出班奏曰東吳遣
 中大夫趙咨上表魏帝笑曰此欲解蜀兵也令放入拜伏
 于丹墀百官稱賀不覽表已畢遂問咨曰吳侯乃何等之
 主也咨奏曰乃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不大笑咨問曰陛
 下何笑也不曰朕笑卿褒獎太甚也咨曰陛下聽臣以解
 之不曰卿言合理朕即准其表也咨曰納管肅于凡品是
 其聰也拔呂蒙于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

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江虎視于天下是其

雄也趙咨大通屈身于陛下是其畧也以此論之豈不為聰明仁智

雄畧之主也不又問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

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少有餘閑博覽經傳歷

代史籍乃丰采奇異之人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不曰

朕欲伐吳可乎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

不曰吳難魏乎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不曰

東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

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不嘆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

士矣卿可以當之耳于是魏帝即時降詔命太常卿邢貞

捧冊封孫權為吳王加九錫趙咨謝恩出城大夫劉曄諫

曰今孫權懼蜀兵之勢故來請降以畏敵人之勢耳以臣

之愚見蜀吳交兵乃天亡也陛下可遣上將提數萬之兵

渡江襲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內吳國之亡不出旬日也吳

亡則蜀豈能久存乎願陛下察之不曰孫權既以禮服朕

朕若攻之乃失信于天下也朕初登大位此等詐謀不可

用之劉曄又曰孫權雖有雄才乃殘漢驃騎將軍南昌侯

之職耳官輕則勢微江南之民有畏中原之心不可加以

王位也若加以王位則去陛下一階耳禮秩衣冠俱相亂

也今陛下信其詐降彼獨不能自稱帝乎加其王位賜其九錫乃與虎添翼也

孫權若退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而內無誠心卽漸怠慢故使陛下生怒陛下若興兵伐之孫權必普告江南之民曰孤事中國不失臣下之禮今無故起兵而來必擄我人民掠我金帛欲得江南子女而爲妾婢矣吳民信其言而戰加十倍也今陛下若不乘危除之後必有悔不日不然朕不助吳亦不扶蜀朕居正統安若泰山待看吳蜀交兵若滅了一國只有一國那時除之有何難也朕已決定卿勿復言劉曄羞慚而退後人有詩歎曰

天數相關豈遠圖聖明原有百靈扶曹不當日聽劉曄安得江南地屬吳

魏帝不從劉曄所諫命太常卿邢貞同趙咨捧執冊錫逕回東吳却說孫權聚集百官商議解蜀兵之事忽報魏帝封主公爲王宜當速接顧雍諫曰主公只宜自稱上將軍九州伯之位不當受魏帝封爵權曰當日沛公受項羽封爲漢中王蓋因時也何故推之遂率百官出城迎接邢貞自恃上國天使不行下車端坐車上邈視吳國人物張昭大怒向前叫曰汝雖是上國天使安敢妄自尊大以爲江南無智勇之人物乎以爲江南無方寸之斧刀乎邢貞慌忙下車與孫權相見並車入城忽車後一人放聲哭曰吾等不能奮身捨命與主公併魏吞蜀令主公受人封爵言

訖滾下馬來以頭撞地而哭那貞聞之歎曰江東有如此之士終非久在人下者也貞問之乃偏將軍徐盛也貞遂不敢輕待却說孫權受了封爵衆文武官僚拜賀已畢命收拾美玉明珠犀角玳瑁翡翠孔雀鬪鴨鳴鷄山雉等件遣人賫進謝恩張昭諫曰貢獻之物莫非人情權笑曰利足以結人心今貢獻之物皆瓦石之類耳何足惜哉衆官歡服却說蜀帝先主自白帝城逐回諸葛瑾之後更令軍士歇馬半月以養銳氣細作人來奏先主曰東吳求救于魏魏不發兵止封孫權爲吳王先主大喜卽傳旨進兵隨有蠻王沙摩柯引番兵數萬前來助戰又有洞溪漢將杜路劉寧二枝兵到水陸並進聲勢震天水路軍已出巫口旱路軍已到秭歸巫口屬四川巫山秭歸屬湖廣歸州却說吳王孫權雖登了王位奈魏帝不肯接應乃問文武曰蜀兵勢大當復如何衆皆默然權曰前有周郎後有魯肅呂蒙繼之今呂蒙已亡無人與孤分憂也言未畢忽班部中一少年將奮然而出伏地奏曰王上養軍千日用在一朝王上待臣等官僚以國士之禮今聞蜀兵已至皆緘口結舌是何理也臣雖年幼頗習兵書願乞數萬之兵以破蜀軍而擒劉備上報王上之恩下救生靈之苦權大喜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如何分解

關興斬將救張苞

出班奏者乃吳人也。姓孫名桓，字叔武。桓父孫河，字伯海，本姓俞氏，孫策愛之，待如親弟，賜姓孫氏。因此亦係吳王宗族。河生四子，桓乃長子。弓馬熟閑，智勇過人，常從吳王征討，累立奇功。官授武衛都尉。時年二十五歲。當時孫桓奏曰：「臣身邊有大將二員，乃李異、謝旌。論此二將，有萬夫不當之勇，乞數萬之衆，卽擒劉備矣。」權曰：「孤姪雖勇，爭奈年幼，必得一人相助，爲上將可也。」忽又一人出曰：「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衆視之。」乃朱治外甥，官封虎威將軍，丹陽故鄣人也。姓朱名然，字義封。權大喜，遂點水陸軍五萬。

封孫桓爲左都督，朱然爲右都督。卽日起兵前哨，探得蜀

兵已至宜都。

宜都屬湖廣荆州府

下寨。朱然引二萬五千馬軍，宜都

界口下寨。前後分作三營，以拒蜀兵。却說蜀將吳班領前鋒之印，自出川以來，所到之處，望風而降。兵不曾血刃，將不用施謀。軍勢洋洋，直到宜都。探知孫桓引兵在彼下寨，卽差人回報先鋒馮習、張南二人，未敢擅便，飛奏大蜀皇帝。時先主已到秭歸，聞奏孫桓爲將在宜都界口拒敵，先主勃然大怒，曰：「量此輩小兒，安敢與朕相敵耶？」帳下關興奏曰：「旣孫權令此子爲將，安勞陛下遣大將也？」臣願討之。先主曰：「賢姪去走一遭，朕欲觀其壯氣，興拜辭欲行。」張

苞奏曰：既安國前云討賊，臣願同行。先主曰：更得賢姪相助，甚妙。此去敬謹，不可造次。倘有疎虞，墮蜀軍之銳氣也。苞與二人拜辭先主，逕到軍前。見了先鋒，同起大兵，漫山蔽野，分布陣勢，鼓角喧天。孫桓聽知蜀兵大至，遂拔三寨之兵，分布陣勢，兩陣對圓。桓領李異、謝旌，立馬于門旗之下。見蜀營中擁出一員大將，皆銀盔銀鎧，白馬白旗，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下首關興，橫青龍偃月刀。苞大罵曰：孫桓豎子，死待臨頭，怎敢抗拒天兵耶！桓亦罵曰：量汝劉備，乃販履織席小兒，焉敢妄稱帝號！汝父已作無頭之鬼，安敢引兵到此，自送命耶！苞大怒，挺鎗而出。孫桓欲迎，皆

後謝旌驟馬而出，曰：不勞主公動意，看吾擒之。旌拍馬挺鎗，與苞戰有三十餘合，旌抵敵不住，撥馬望本陣而走。苞乘虛趕來，李異見謝旌敗了，慌忙拍馬輪蘸金斧來迎。二將就陣前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吳軍中一裨將姓譚名雄，見張苞英勇，李異不能勝，却放一冷箭，正射中苞馬胸臆。那馬負痛，奔回本陣。及到門旗邊，那馬打箇前失，氣絕而死。連人帶馬，倒在地上。李異見馬倒了，急向前輪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忽一道紅光閃處，李異頭早落在地。原來關興見張苞馬回，却待接應，忽然人馬皆倒。李異趕上，輪斧欲砍，被興舉刀斬之，救了張苞。乘勢掩殺，飛奔而

來孫桓見折了李異，忿怒愈加。次日又引軍來，張苞關興齊出，與立馬于陣前，單搦孫桓交鋒。桓大怒，拍馬揮刀，與關興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張苞挺矛夾攻，桓大敗回陣。二小將追殺入營，蜀將先鋒張南馮習驅兵掩殺，苞奮勇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舉止失措，被苞一矛刺于馬下。却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吳軍四散奔走，蜀將馮習等得勝收兵，只見關興張苞大驚曰：「安國有失，吾命亦不存矣。」言訖，綽錦上馬，尋不數里，只見關興左手提刀，右手活挾一將，苞問曰：「此是何人？」興笑而答曰：「吾在亂軍中，正遇讐人，故生擒而來。」苞視之，乃是夜來放冷箭射中馬的。

吳將潭雄也做了豪傑，同回本營，斬首灑血，祭了死馬，遂寫

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去了。却說孫桓折了李異，謝旌并潭雄等許多將士去了，羽翼方窮，勢孤不能抵敵。即差人求救于吳去了。却說先鋒張南與馮習曰：「日今兵敗將亡，正可乘虛掩殺，劫了營寨，援去病根，使東吳墮失銳氣，不敢拒敵矣。」習曰：「孫權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朱然水軍見今結營江上，未曾損折。今日若去劫寨，倘水軍上岸，斷其歸路，我軍必自亂矣。」南曰：「此事至易，可教關興張苞各引五千軍，伏于山谷中。如朱然不來，則休倘或來時，左右兩軍齊出夾攻，必然殺敗矣。」吳班曰：「不如先使小卒詐作降兵。」

却將劫寨事告與朱然。然見火起，必定來救。却令伏兵擊之。則大事就矣。馮習等遂用其計。却教關興張苞先引兵伏定。乃令小卒行計。却說朱然聽知孫桓損兵折將，正欲來救。忽伏路軍引幾箇小卒上船，然問之。小卒曰：我等是馮習帳下士卒，因賞罰不明，特來投降。就報機密。然曰：報何事？小卒曰：今晚馮習乘虛要劫孫將軍營寨，必定放火也。朱然聽畢，即使人報知孫桓。報事人方行半途，被關興殺了。然就欲引兵去救。忽一將出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疎虞，水陸二軍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穩守水寨。某願替將軍一行，然視之。乃部將崔禹也。遂令崔禹引一萬軍而行。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三路直殺入吳寨。四面火起。吳兵大亂，尋路奔走。且說崔禹正行之間，忽見火起。急催兵前進。剛纔轉過山來，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路夾攻。吳兵進退不得。崔禹大驚，方欲奔走。正遇張苞交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此時東吳水陸二軍一齊皆休。朱然聽知危急，將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孫桓引敗軍逃走。桓問曰：前去何處？城堅糧廣，軍士答曰：此去正北夷陵城，可以屯兵。桓急催軍方至夷陵。後面馮習張南引兵追至，四面圍定。關興張苞等解崔禹到，秭歸來奏。先主大喜，傳旨就將崔禹斬之。大賞三軍。自此威風震

動江南諸將無不膽寒。却說孫桓令人求救于吳王。吳王大驚。卽召文武商議。曰：今孫桓受困于夷陵，朱然大敗于江中，蜀兵勢大如之。柰何？張昭奏曰：今諸將雖有歸世者，尚還有十餘人，何慮于劉備也？可命韓當爲正將，周泰爲副將，璠璋爲先鋒，凌統爲合後。甘寧爲救應，使起兵十萬，拒之。何礙？權依所奏，卽命諸將速行。此時甘寧已患痢疾，不得已而率之。却說先主于巫峽建平，起直接夷陵界，分七十餘里，連結四十餘寨。見關興張苞屢立大功，命近臣以御酒賞勞。先主喟然歎曰：昔日從朕諸將皆老邁無用矣。復有二姪如此英雄，朕何慮孫權乎？正言間，忽報韓當

周泰領兵來到。先主便欲遣將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六人投東吳去了。先主笑曰：黃漢升非反叛之人也。因朕失口誤言，老者皆無用。此人必不服老，故奮力而去相持矣。卽召關興張苞曰：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賢姪休辭勞苦，可去相助。畧有微功，便可令回。勿使有失。二小將拜辭先主，奮然上馬，引本部軍來助黃忠。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諸葛瑾趙咨顧雍徐盛各各可用，獨有張昭孫權并諸人都不長進耳。

或曰關興張苞如此英勇皆雲長翼德虛空扶助故有此耳未知和尚謔之曰緣何尊公不扶助公一座夫笑未知和尚又曰想是尊公扶助公所以公有此語一座又大笑

第八十三回

劉先主猱亭大戰

却說武威後將軍黃忠于章武二年春正月隨先主伐吳忽聞先主所言老將皆無用激起英雄之氣即提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逕到夷陵營中張南馮習接入問曰老將軍此來必有故也忠曰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多負勤勞未嘗有虧于吾吾今年雖七旬有餘尚食肉十斤臂開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馬何爲老也昨日主上言道吾等老而無用故來此處與東吳交鋒看吾斬將老也不老正言間忽報吳兵前部已到哨馬臨營忠奮然而起出帳上馬

馮習等勸曰老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縱馬而去馮習令
吳班領兵助戰忠在英軍陣前勒馬橫刀單搦先鋒潘璋
交戰璋引兵來迎璋手將史蹟欺忠年老挺鎗來迎鬪不
三合被忠一刀斬于馬下潘璋大怒揮關公使的青龍刀
來戰黃忠交馬數合不分勝負忠奮力惡戰璋料敵不過
撥馬便走忠乘虎追殺吳班領兵助戰全勝而回路逢關
興張苞與曰我等奉聖旨教來助老將軍既已立了功速
請回營忠不聽壯哉將軍何言次月潘璋又來搦戰興苞二人要與助戰
忠不從吳班要與助戰忠亦不從却自引五千軍出迎戰
不數合璋拖刀便走忠縱馬追之厲聲大叫曰吾與關公

報讐休得走也追至三十餘里四面喊聲大震伏兵齊出
右邊周泰左邊韓當前有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困在垓
心忽然狂風大起忠心慌急退時山坡上馬忠引一軍出
黃忠被困不能抵當被馬忠一箭射中肩窩險些兒落馬
英兵見忠中箭力危却一齊來攻後面喊聲大起兩路軍
殺來吳兵潰散救出黃忠乃是關興張苞也二小將保送
黃忠漢升真正不老可敬也送到御前營中忠年老血衰箭瘡痛苦命在旦夕先
主御駕自來看視撫其背曰令老將軍中傷朕之過也忠
曰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壽亦足矣
望陛下善保龍體以圖中原言訖不省人事是夜殞于御

營史官有廟讚詩曰

漢升不死

老將說黃忠收川立大功重披金鎖甲雙挽鐵胎弓
斬驚曹操流芳鎮蜀中臨亡頭似雪猶自顯威風

贊曰將軍救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先主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具棺槨勅葬于成都先主歎曰五虎大將已亡三人朕尚不能復讐深可痛哉先主引御林軍直至獠亭大會諸將水陸俱進水路令黃權領兵先主自率大軍于旱路進發馬良等皆諫不聽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先主分兵入路來取獠亭韓當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征自引兵出迎兩陣對圓韓當周泰出馬只見

蜀營門旗開處先主自出黃羅銷金傘蓋左右白旄黃鉞

金銀旌節前後圍繞韓當大叫曰陛下今為蜀主何自輕

出明、亦、雅、坡、尚、有踈虞悔之何及先主遙指罵曰汝等吳狗傷朕手

足誓不同天地共日月也若還早降免其死罪韓當回顧

眾將曰誰敢衝突蜀兵乎言未盡手將夏侯挺鎗出馬先

主背後張苞挺丈入矛縱馬而出大喝一聲直取夏侯恂

見苞聲若巨雷天生豪傑殺氣冲天心中驚懼恰待要走

周泰弟周平見恂抵敵不住平揮刀縱馬而來關興見了

躍馬提刀來迎張苞大喝一聲一矛刺夏侯于馬下周平

大驚措手不及被關興一刀斬之二小將便取韓周韓周

慌退入陣。先主見之，歎曰：「虎父無犬子也！」用御鞭一指，蜀兵掩殺將來。吳兵大敗，那入路兵勢若泰山，殺的那吳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却說甘寧正在船中染病，聽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馬，時一彪蠻兵驟至，人皆披髮跣足，或使弓弩，長鎗，傍牌刀斧為首，乃是胡王沙摩柯。生得面如噀血，碧眼突出，使一箇鐵蒺藜骨朵，腰帶兩張弓，威風抖擻。甘寧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撥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寧頭，帶箭而走到于富池口。富池口屬湖廣武昌府興國州江口。坐在大樹之下，而死樹上羣鴉數百，以繞其屍。吳王葬之，立廟祭祀。今富池口有甘興霸廟，往來客商祭祀，後人有廟讚詩曰：頭靈有神鴉送客，一程乃神人感應。

巴郡甘興霸長江錦幔舟，關公不敢渡，盜曹操鎮常憂劫。寨將輕騎驅兵飲巨甌，神鴉靈顯聖香火永千秋。

却說先主全獲大功，遂得猊亭。吳兵各四散逃走，先主收兵諸將上功，只不見關興。先主慌令張苞等四面跟尋。原來關興殺入吳陣，正遇蠻人潘璋驟馬趕來，璋大驚奔入山谷內，不知所往。興尋思：「只在此山裏往來尋覓，不見看看。」天晚迷踪失路，幸得星月有光，追至山僻之間。時至二更，到一庄上下馬擊門，忽一老夫出而問之。興曰：「吾是戰將，失迷到此，求一飯充饑。」老夫引入，興見一神堂內點着明燈，中堂繪畫關公神像，興哭而拜之。老夫問曰：「將軍如何？」

哭也興曰此吾父也老夫便拜興曰何故供養吾父老父
答曰此間皆是尊神地方在生之日家家侍奉何況今日
爲神乎老夫只望蜀兵早早報讐令將軍到此百姓有福
矣置酒食待之卸鞍喂馬却有三更已後忽門外又一人
擊戶老夫出而問之是則雲長之林矣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恰入草堂關
興見之按劍在手大喝曰反賊休走璋回身便出忽門外
一人面如重棗丹鳳眼臥蚕眉飄三縷美髯綠袍金鎧按
劍而入璋見是關公顯聖便大叫一聲神魂驚散轉身回
時被興一劍斬之取心瀝血到神堂祭祀興得了父親的
青龍偃月刀却將潘璋首級拴于馬項之下辭了老夫就

騎了潘璋的馬望本營而來于是老夫將璋屍首拖出燒
埋關興行無數里忽聽得人言馬嘶一彪軍來到爲首將
乃潘璋部將馬忠也忠見興殺了主將潘璋將首級拴于
馬項之下青龍刀又被興得了忠見之勃然大怒縱馬來
取關興興見馬忠是害父讐人氣沖牛斗舉青龍刀望忠
便砍忠閃過敗走部下三百軍叫曰將軍休走我等併力
擊之馬忠撥回馬來衆軍一聲喊起將關興圍在垓心興
力孤不能展轉忽見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是張苞跟尋
關興也馬忠見得救兵到來慌忙自退關興張苞一處趕
來趕不數里前面糜芳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兩軍相合

混戰一處背後凌統又引一軍來到苞興二人兵少慌忙
徹退回至猊亭來見先主獻上首級具言此事先主驚異
賞犒三軍却說馬忠回見韓當周泰收聚敗軍各分頭守
把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馬忠帶傅士仁糜芳于江渚屯
劉當夜三更軍士皆哭聲不止糜芳暗聽之衆軍言曰我
等皆是荆州之兵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性命今劉皇叔
御駕親征東吳早晚休矣所恨者糜芳傅士仁也我等何
不殺此二賊去獻天子功勞不小也衆言曰不要性急等
箇空兒便就下手糜芳聽畢大驚遂與傅士仁商議曰軍
心變動我二人性命難保今劉先主所恨者馬忠也何不

有靈有靈

殺了他將首級去獻先主告稱我等不得已而降之今知

御駕前來特地詣營請罪仁曰不可去必有禍芳曰先主

這者是雲長之靈所為也

寬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先主但念我國虜之

情必不肯加害二人計較已定先備了馬三更入帳刺殺

馬忠將首級割了二人帶數十騎逕投猊亭而來伏路軍

人先引見張南馮習具說其事次日到御營中來見先主

獻上馬忠首級哭告于前曰臣等實無反心被呂蒙詭計

稱言關公已亡賺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降之今聞聖駕

前來特殺此賊以雪陛下之恨臣等伏候請罪先主大怒

曰朕自離成都許多時你兩箇如何不來請罪今日勢危

故來巧言令色欲全其身朕若饒你至九泉之下有何面

目而見關公平言訖令關興在御營中設關公靈位先主

親捧馬忠首級詣前祭祀哀傷甚切又令關興將糜芳傳

士仁剝去衣服跪于靈前親自用刀剛之以祭關公忽張

苞上帳哭拜于地曰二伯父讐人皆已誅戮臣父冤抑何

日報之先主曰賢姪勿憂朕當削平江南殺盡吳狗務擒

二賊與你親自醢之以祭你父你父英靈知朕心也苞泣

謝而退此時先主威聲大振江南之人盡皆膽裂日夜號

哭韓當周泰大驚急奏吳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殺了馬忠

去歸蜀帝亦被醢之孫權心怯遂聚文武商議步騭奏曰

先主所恨者乃呂蒙潘璋馬忠糜芳傅士仁也察關公皆

此數人今盡亡矣獨有范疆張達二人乃刺張飛之輩見

在東吳何不擒此二人并飛首級遣使送還及交與荆州

送歸夫人上表求和再會前情共圖滅魏平分天下有何

不可若如此行之則蜀兵自退矣權從其言遂具沉香木

匣盛貯飛首叱武士擒下范疆張達囚于檻車之內令程

秉為使貢國書望猊亭而來却說先主欲發兵前進忽近

臣奏曰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并囚范疆張達二賊至

矣先主兩手加額曰此天之所賜亦由二弟之靈也即令

張苞設飛靈位先主自祭見飛首在匣中面不改色先主

三國志 第八十三回 七

哀傷甚切。張苞自仗利刃，將范疆、張達萬剛凌遲祭父之靈。後人有詩曰：

快心快心

范疆張達是讐人，更有糜芳傅士仁。天理昭然還受報，
猱亭分剛祭靈神。

先主令張苞剛了范、張二賊，祭了張飛，怒氣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曰：「讐人盡戮，其恨可雪矣。吳大夫程秉到此欲還荆州，再進夫人，永結親情之好，共圖滅魏，以分天下。伏候聖旨。」先主大怒曰：「朕切齒讐人，乃孫權也。今若與之連和，是負二弟當日之盟也。今先滅吳，次却收魏，一統天下。」效光武之中興，是所願也。朕欲斬來使，以絕吳情，多官苦

告方免。程秉抱頭鼠竄，回奏吳王曰：「蜀不從講和，誓欲滅吳。伐魏恢復漢室，眾臣皆諫，堅執不聽。權大驚，舉止失措。忽階下一人奏曰：『見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眾視之，乃關澤也。權曰：『德潤足知其才，乃是何人也？』當日關澤舉薦之人，未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陸遜定計破蜀兵

却說關澤奏曰：「昔日東吳大事全在周郎，次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矣，決于呂子明。今子明雖喪，見有陸伯言在。于荆州，此人名雖儒生，足有雄才大畧，以臣論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關公，皆伯言之謀也。王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

如或有失臣請先納其頭權曰非德潤之言孤幾誤大事也即令去召陸遜張昭奏曰陸遜乃一書生耳非劉備之敵手也切不可用之顧雍亦曰陸遜年幼才疎德薄恐諸公不服若不服則生禍亂必悞于大王也步騭亦曰遜只可在于別郡聽使令而已若托以大事非其宜也闕澤大呼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吳休矣臣願將全家以保之權曰孤亦知陸伯言乃奇才也孤當托之澤曰大王若不付以重任其才不能盡展也權曰然于是召陸遜至遜本名陸議後改名遜字伯言乃吳郡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紆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體似凝酥

官領鎮西將軍遜忝拜吳王權曰今蜀兵臨境孤命卿總督軍馬以破劉備何如遜曰江東文武皆大王故舊之臣臣年幼無才安能制之權曰闕德潤以全家保卿去破劉備孤亦素知卿才今拜卿為大都督卿勿推辭遜曰倘文武不服何如權取所佩劍與之曰如有不聽號令者先斬後奏遜曰臣受恩久矣故不敢辭大王來日當聚多官以賜之闕澤奏曰古之命將必當築臺會衆捧白旄黃鉞印綬兵符囑云聞以內寡人主之間以外將軍制之然後名正言順事必成矣大王宜遵此禮擇日築壇拜伯言為大都督假節鉞則衆人自然服矣權從之命人連夜築壇完

備大會百官請陸遜登壇拜為大都督假節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賜以寶劍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諸路軍馬吳王囑之曰聞以內孤主之間以外將軍制之先斬後奏遜領命下壇令徐盛丁奉為護衛即日起行比及陸遜出師早調諸路軍馬水陸並進有文書先到于邊庭具言此事韓當周泰大驚曰主上如何以小書生總兵也少時遜至眾皆不服遜陞帳議事眾人只得恭賀遜曰王上命吾為大將以破蜀兵軍有常法公等各宜遵守違者王法無親勿令自悔眾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東將軍孫桓乃主上小姪見困于夷陵城中內無糧草外無救

兵請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孫桓甚以安主上之心也吾料此行非都督大衆不能解之遜曰吾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必能堅守不必救之待吾破蜀畢彼自出矣眾皆暗笑而退韓當與周泰曰命此孺子為將東吳休矣公見彼所行乎泰曰吾故以言試之早無一計安能被蜀也次日陸遜傳下號令教諸將各處關防牢守隘口不許輕敵眾皆笑其懦不依堅守次日陸遜陞帳喚諸將曰吾欽承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令汝等各處堅守俱不遵吾令何也韓當曰吾自從破虜將軍平定江南經數百戰矣其諸將惡甚然世無不如此只要自家主張得或從討逆將軍或從當今大王皆是披堅執銳出生入

死之士也。今主上命汝爲大都督，令退蜀兵，可早定計，調撥軍馬，分投征戰，以圖大事。今却令堅守，以待天自殺賊，乃無謀之甚也。吾非貪生怕死之人，使我等墮其銳氣，是何理也。言訖，帳下諸將皆應聲而言曰：「韓將軍之言是也。吾等情愿決一死戰。」陸遜聽畢，掣劍在手而言曰：「劉備威震天下，曹操尚且懼怕，今入東吳境內，實非容易之敵也。汝等諸將皆荷國恩，當相和順，共破蜀兵，以報主上。吾今自有妙策，非汝等所能知也。汝等各不相順，而違軍令，是何道理。僕雖一介書生，今蒙王上托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汝各守隘口，牢把險要，不許妄

動。如違令者，皆斬。各宜退去，再勿復言。衆皆憤恨而去。却說先主自猊亭擺布軍馬，直至川口，接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夜則火光耀天，晝則旌旗蔽日。忽然細作人報說：東吳用陸遜爲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各守險要，不出。先主問曰：「陸遜何等之人也？」馬良奏曰：「遜乃江東一書生耳。」○知○已○反○在○別○處○先主曰：「深○有謀畧，前襲荊州者，皆此人之詭計也。」先主大怒曰：「豎子之謀，損朕二弟，何不早說也。」便要進兵。馬良諫曰：「陸遜之才，不亞周郎，未可輕敵也。」先主曰：「朕用兵老矣，今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爾勿多疑。看朕擒之。先主親領前軍，攻打諸處，閔津隘口，韓當見先主兵來，差人

報知陸遜遜恐韓當妄動急飛馬而來正見韓當立馬于山上遠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當欲奮勇下山擊之忽遜至並馬而觀知是先主當指之曰軍中必有先主也吾欲擊之遜曰劉備舉兵東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盛可宜乘高守險不可輕出出則不利損英大勢非小故也今但獎勵將士廣布守禦之策以觀其變今彼馳騁于平原曠野之間正得其志彼求戰不得必移屯于山林樹木間此時吾當用其計也將軍宜忍風火之性以圖安國之計也韓當面雖應允心中只是不服却說先主使前隊搦戰辱罵百端遜令塞耳休聽不許出迎遂

親自遍歷諸關隘口撫慰將士皆令堅守先主見吳軍不出在御營中心焦不悅馬良奏曰陸遜雖是書生深有謀畧今陛下遠來攻戰自春歷夏彼之不出必待我軍之變也願陛下詳之先主曰彼有何謀但怯敵耳向者數敗今安敢再出先鋒馮習奏曰即日炎天軍屯于赤火之中取水稍遠深為不便先主命各營皆移于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馮習遂傳聖旨令諸寨皆移于林木陰密之處馬良奏曰若軍一動倘吳兵驟至如之奈何先主曰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近吳寨于平地屯住朕親選八千精兵伏于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營必

出攻擊却令吳班詐敗遜若追趕朕引兵突出斷其歸路擒此小子江南一鼓而下矣文武皆賀曰陛下神機陸遜安能及也馬良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畫成圖本問于丞相可乎先主曰朕素知兵法又何問之良曰兼聽則明偏聽則蔽聖人之言也望陛下察之靜軒有詩曰符堅恃衆曾亡晉昭烈移兵見敗吳今古興衰皆有數元戎寧不讀兵書

先主曰卿可自去各營畫成四至八道圖本親到東川去問丞山如有不便可急來報知馬良領命而去于是蜀兵移于林木陰密處所避暑早有細作報知韓當周泰韓周二入聽得此事來見陸遜曰日今蜀兵四十餘營皆移于山林密處依溪傍澗以就其水都督可乘虛擊之遜聽其言即起兵來擊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關張不負先主先主亦不負關張桃園之盟真可隻行千古也若是今日盟兄盟弟何等死後即生前已負之矣何等盟後即盟時已負之矣何況盟兄盟弟即同胞共乳之人無不吳越也由此而言桃園三公真聖人也真神人也何可及哉

玄德爲關張即孫夫人再至亦不容也今人聽了老
婆薄了兄弟是誠何心哉或曰孫夫人是後妻亦不
難也未知和尚曰今人聽了晚老婆薄了親兄弟者
更多况盟兄弟乎更難也更難也

